

小说
方阵

娘亲，娘亲

喻永军

冬至这天，赵柱去了娘的坟园。娘去世三年了，四时八节，按村庄的习俗，赵柱总是自己来娘的坟头祭奠。他有些心愧，觉着对不起娘。

娘是四十岁上守寡的。养大了她姊妹三人。赵柱是长子，结婚的时候，张芳娘家要求盖几间新屋，要不婚事就黄了。娘熬了一夜，就答应下来。娘说，我儿要成家立业，盖房是迟早的事情。娘去找满杠。满杠是村长，长脸，下巴，话不多。娘说，赵柱要盖房，你得给批庄基。满杠说，我说了不算。娘说，他是村民，你说了算，乡上的事情也得你跑。满杠说，都是你的事情，赵柱呢？娘说，我是她娘。

过了几天，娘将赵柱带到北塬下的一个土山下，连带着带了一副打土坯的工具。娘说，我找人会计了，盖房子得用一千三百块土坯，这就看你的力气，房子就在这土塬上，也是土里长出来的。娘就铲土，打了一行土坯，弓着背，斜着立正土坯。这是娘的样子，娘打土坯的时候，让赵柱在旁边看。赵柱问娘，咱这起土的地方，不是咱家的地？娘说，以后就是咱家的地了。你说，盖房子的土从哪里来？这得多少土呀，平川的地，那是基本农田保护区，铲一锹土，娘都会舍不得。再说，就是没人说，大伙咋看咱？种庄稼的铲地里的土，你是吃啥长大的？吃屎才干那事。

赵柱记着娘说这话时的语气。娘用家里的大平川地，交换了满杠家的坡塬地。并给满杠送了两瓶杜康酒。满杠盯上赵柱家的平川地有好些日子了，今日满杠遇着了机会。满杠说，嫂子，你看我那坡塬地，多厚的土层呀，那土都是板土，黏性好，多少人都想换。

娘说，满杠，庄基那事交给你，换地这事你要后悔了，可以换回去。满杠就在自家的院子里翻花椒。不再说话。庄基地审批并不顺利，娘先是说好话，央求满杠，后来这事情就卡住了，三个月没有动静。娘找上了满杠家的门，满杠家在大村道里住着。娘站在巷道里问满杠，庄基这事情能成不？啥时候能成？我等不起了，赵柱的婚事等不起了。

满杠黑着脸。娘说，赵柱婚事黄了。你等着。这个秋冬，赵柱打了一千多块土坯。二百页一摞子，总共七摞半，围了一个半圆。荒坡上，赵柱将黄土起了个深坑，平了一块平地。土坯娘用干麦草苫着。盖房子的钱，娘去了她的娘家。

外婆家在一个叫万石的镇子上。娘是抱养的。外公是个养羊能手，喜欢喝两盅酒，秋天的旷野上外公扛个羊鞭，去镇子上打酒，打了酒就喝醉了，醉了再打酒。外公很潇洒，七十多岁还办着一个羊场。本来要给娘招个女婿，但娘偶然一次知道了自己是抱养的，娘心里就有了一个过不去的坎。爹和娘对自己这样好，咋就成了抱养的。她想听爹的解释，爹说，你说爹和娘对你咋样？我看跟亲生的没啥两样。娘不说话，整夜睡不着觉，后来娘就逃学。去后坡放牛的时候，一遍一遍抽打那头弯角的犏牛。后来就认识了种子站的临时工赵善生，再后来就跟赵善生走了。

赵善生就是赵柱的父亲。赵善生卖过豆芽，批发过香椿，倒卖过豆腐干。终是没有发达起来。娘让赵善生放牛的时候，赵善生就将牛赶到北塬上，赵善生喜欢读书，总不能让牛丢了，总不能让牛吃了大田里的庄稼，但也不能不让赵善生读书。赵善生就将牛绳拴在自己的一条腿上，坐在树下读书。天热，大多时候，他竟在大树下睡着了。

娘给外公说她要盖房，外公说，钱呢？你这两件事情都是花钱的事情，人说，“说媳妇盖房，花钱大王！”

娘说，没有钱我才来找你。外公说，你搬回来住，我给你盖房。娘说，赵善生不行。外公说，赵善生已经死了。娘说，赵善生的根在那里，我得给他守着。

赵柱不知道娘用啥办法说服外公将钱带了回来。房盖成了。赵柱也结了婚。

赵柱出去打工的那些年，张芳忙果园的事，娘看管赵柱的两个孩子。后来将外公接到家里来，外公依旧喜欢喝酒，喜欢买酒，喜欢等着娘给他买酒。娘说，看啥呢？外公说，我看我的钱呢。娘说，你的钱盖房了。外公活了八十七岁，娘埋了外公。

娘是六十岁上住进了厦屋。厦屋，只有两间，是院子里的附属房间。屋内立个灶台，盘着一锅大炕，娘慢慢戴起了围裙，围裙是娘用不同的花色布缝起来的，年岁多了，花色暗淡下去，有时候甚至看不出花色图案。娘是家里的故事员，娘说自己老了，几十年没有出过这个村庄。

娘生病的那个夏天去了一趟县城。娘指着老法桐树荫后二马路的村庄说，这是我和你爹住过的地方。那时候，县城里有好多热闹事，你爹命不好，一个书生，没有干上书生的事情。

赵柱媳妇张芳，头上已有了几缕白发，收敛着脾气，伺候着娘上下楼梯。娘对张芳太重要了。没有娘的日子，张芳理不顺这个家。娘住到年终，闹着要回村里。

张芳抹着泪，喊了声娘。

娘知道张芳疼她，看着张芳，笑着说，你也要做娘的。

别样的春天

张喜珍

二月，抖落一地冬的余韵，眺望着春风娉婷，缓缓而至。

记得诗里说，“花朝月夜动春心”，花一开，就像春天睁开了眼睛。春醒了，总是不自觉心动。于是所有的苍凉都老去，阳光和信仰从不缺席，惠风和着细雨潜入夜，梦想和一棵棵草芽一起，顶破土壤，冒出新绿，美好得若梨白桃粉，蜂拥着五彩的蝶儿，翩翩而来。在微风里，在细雨中，听光阴在枝头花间细碎低语，是一件多么美好的事。

最先感受春意的，是房前屋后的山茶萼，金黄色小米粒大的花朵，顶雪裹冰，跟蜡梅争着打头阵，让乡村的时节笼罩着一层淡黄的喜气。这种商洛山中大量栽种的中药，是村民们的钱袋子，更是人勤春早的象征。

这时节，迎春花和山樱花齐开，枯叶和春花共存，算是冬与春最曼妙的交接吧。信步去山间田野里寻觅，总能在灰败的衰草下找到春的踪迹。游走在陌上的风，虽还没有催开花香满径，但空气中

流动着蓬勃的朝气，泥土的芬芳，和着清甜的青草味儿。

春天不会等待，无论你赏与不赏，她依旧步履款款，该来的就来了。从林芝的粉色童话到西湖的桃红柳绿，从北国的雪融化到江南的烟雨如醉，一到春天，中国就美哭了全世界。

寒流一起，乍暖还寒。三月桃花雪，又让人想起往年的倒春寒和雾霾，秦岭的北坡，沙尘漫漫，春雪飘飞；秦岭的南坡，岭南明珠商洛，却一周内以春日美景数次刷屏央视新闻。竹林关桃花谷万亩桃花怒放，人潮花海相映；金凤山脚下的美人梅，红云铺洒，灼灼其华；棣花古镇的海棠，妩媚娇美，灿若云霞……这方秦楚交界的宝地，从不让人失望。

而我，却更醉心那些原生态野景。荒野里那一树树繁花，将千言万语的惊叹剪成一幅燕来云去图。这些小生命挥霍着春雨的恩赐，迅速地占领了沟沟壑壑、洞洞畔畔，虽不矜贵，却有野

趣。这时候在山野里闲逛，不知道将会在哪里，就有一个偶遇的惊喜，一份措手不及的邂逅。

“一夜好风吹，新花一万枝”。花开一季，便是花的一生，于是就要开得痛痛快快，每朵都要绽放至绝伦。

春在路上，花在枝上，所有的美好都在心上。一剪花影春心乱，大自然将我变成了一个不折不扣的花痴，追花，一直在路上。从早开的山茱萸、樱桃、山桃、杏花，到玉兰、梨、苹果、海棠，再到晚樱、紫藤、杜鹃花叶相生，一直到鸢尾、槐花嫩叶新枝，或是桃杏绿满枝头果初生，都那么引人入胜，乐此不疲。

春光正好，繁花遍地，山明水秀，每一场花开，每一次相遇，都不可多得。岁月的阡陌里，生生不息的是希望，在春天里邂逅一朵花开，一片叶生，一壶春酿，一盃清风，一个美好的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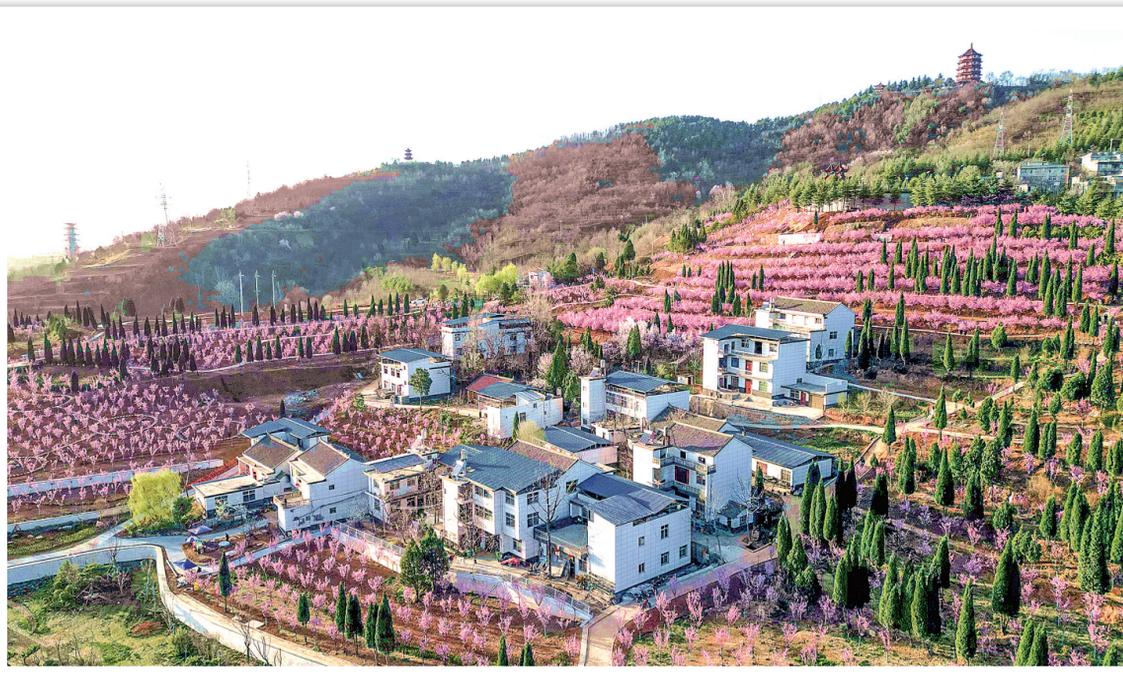
四时可爱唯春日，一事能狂便少年。总想有一段旅程，不管是徜徉于水墨轻染的江南小镇，碧柳如丝，花香拂

颈，还是纵情于粗犷瑰丽的风沙大漠，豪情万丈，思绪飞扬，抑或只是在路上，人，越走越简单，心，越活越通透。

你站在春天的枝头，我站在春的路口，有多少懂得都不必说破，只相视一笑，心中便是春光潋滟。且听时光风吟，走过陌上花开，听山水的诺言，与岁月共悲欢……

当你看惯了一城春色半城花，也去乡野偶遇别样的春天吧，计划总归缺了惊喜，丢了灵魂，不期而遇的美好才最让人惊艳。

春天总有千万种姿态，一卷诗书，半盏清茶，做春天里最闲适的看客。春来，热情相拥，春走时，深情相送，唯愿季节的更替，我们也能将日子过得成诗，与春天且共从容！



商洛山

(总第2569期)
刊头摄影 石祥民

乡村史，地方志

——读李育善的散文

郑学良

我是2006年《李育善散文集》出版后便得到了他的第一本书，书中写的都是乡村的人乡村的景乡村的物，这让我多了一份亲切。当我读到《穀火》《民事纠纷》《在农村收税的日子》等篇章，一下震惊了。虽说我的阅读量不大，但自认为还是读过一些书的，对当代文学有所涉猎，很少读到如此鲜活、真切、入木三分且直面书写乡镇干部的文章。

我们来看看李育善先生笔下的乡村吧——

二十世纪在农村乡镇干部最难干的两项工作就是收取税款和计划生育，而对农民来说，前者无奈后者反感。李育善在《在农村收税的日子》里就真切地记叙了自己作为一个乡镇干部一次收缴农业税的过程。文章中真实记录了几类农民的不同态度：挂柱子从放麦子的柜里捞出一个油纸包，一层一层打开，把那一块一块的翻来数去，终于凑够了税款，他脸上露出一丝自豪，说：“皇粮国税啥年代都不能少。”不同于挂柱子忠厚老实的是铁锁的狡猾，五牛的蛮横，控劣的懒惰，他们还要与其“斗智斗勇”……就这样一项非常艰巨的工作，乡镇干部却干得轻松自如。

“西碾村坡上的柿子，就像挂着一串串小红灯笼的街灯。山性的老婆架架在树杈上，两手举着失杆，稳稳地失

着。跟厚的老婆也站在她家的柿树下夹柿子，她俩拉话又说到选举的事儿，山性老婆说，妹子你心里想选谁？是选你的老汉吗，怕是你那相好的吧？跟厚老婆脸“腾”一下柿子一样红了，说，你胡说啥哩，我哪儿有相好的。山性老婆说，说正经话哩，永涛真是个人哩，你看他有钱，把谁都当人哩，连瞎子来引他都给钱哩。可那狗日的瞎子是个昧良心的，还要给别人投票。”《一个村子的选举》中两个女人不经意的对话，充分说明了村民对被选举人的判断和标准，一种民主意识的觉醒。当然在农村中还夹杂着各方势力，如家族的，上一届领导的和外来的方方面面的纠葛在一起，暗流涌动。虽然这场选举最终是成功的，选举出了村民拥护的刘永涛，但也一波三折。矛盾和冲突的化解，自然这也就需要乡镇干部的领导和领导艺术。

在农村，民事纠纷无小事，虽然不过是这家的猪拱了那家的菜地，那家占了这家的半手板子地界，如果处理不当，就会发生人命关天的大事。《民事纠纷》中李育善重点写到两家为房庄基闹起纠纷，打官司上告都无法解决，看我们的乡镇干部是怎样解决的：“无奈，我只有和其他干部分头做两家的的工作。为了做到动之以情，有时我们就陪他们下地干农活，跳到猪圈里出猪粪。这样，从政策到法律，从生活到

人情，从历史到现实，反反复复，苦口婆心。最后，我们的真诚终于打动了当事人，双方互相让了步，一场闹腾了几年的纠纷得到了解决。”这就是乡村工作，复杂琐碎，却又法理人情处处到位，岂是一个字能概括的！

“不能喝，咋能当领导哩，咱乡镇的麻烦事都是酒泡开的。你看你老哥，就叫侯哥吧，反正大伙都这样喊的，这个模样喝的酒不下好几吨。来，熊哩，喝，又不是老鼠药，要不了命。”

“征地的事，我，我马上去签字画押，领导就不费心了。”

上面两段《乡干部侯哥》中的对话，一个是乡副书记侯哥在“我”上任的接风宴上说的，一个是侯哥为处理一起修公路征地拆迁时，为村组干部设的宴席上那个作梗的村干部酒后说的。侯哥后来患了食道癌，可他坚持工作。这样一位可爱的乡镇干部形象，就活生生地展现在我们的面前。

村作为最基层的行政组织，就像人体的毛细血管，它的作用不言而喻。在《担保支书》中李育善就写了这样一位村支书。“村上只要是发展经济、娶媳妇、盖房子，不管三万五万十万八万，他都给担保。那些瞎赌干不正经事的，他一概不给担保。信用社放话：没鬼河村担保支书搭话，谁都别想贷到款。”乡村正因为有了

这样的带头人，国家的政策才能落实，乡村才能兴旺。

谈到乡村，最重要的当然是农民了。解决农民问题，首先是解决他们的思想问题。一个好的乡镇干部，必须是一位能做好农民思想工作的干部。

在《农民的感恩》一文中李育善就写到勤快、脑子活泛的田民。在农村，每当发展一项新事物时，大部分人总是持观望态度，就像该文中写的在东沟村发展板栗。大家只是你看我，我瞧你，就是不好好动弹。我让田民带个头，他高兴地说：“我早都想栽哩，就怕人说我占国家便宜。”东沟村的板栗发展起来了，给村民们带来丰厚的经济收入。文中最后写道：“这真诚的感恩就是一本厚厚的经典，让我受用终生的，也正是有了农民的感恩，我们这个社会才有了和谐的坚实基础，永远记住农民才是最厚实的财富。”

读李育善的文章确如美国作家苏珊·桑塔格所说的：“不是发表意见，而是讲出真相，拒绝成为谎言和假话的同谋。”他不仅仅是乡村生活的观察者，更是一位直接参与者，所以我们读李育善的文章，就如同读一部厚重的乡村史，地方志！



诗二首

寻春

胡中华

儿孙寻趣到公园，如奴游人惜昊天。
吐蕊海棠迎面笑，如丝嫩柳曳堤边。
含苞桃杏看翠绿，白桦怡然逗石楠。
万物争萌求再盛，一家漫步品悠闲。

咏春

武清会

柳枝袅袅泛芽苞，
薄妆绿柳半妖娆。
春风如许万物生，
山欢水笑多美好！